

镜花缘的拼凑叙事

王秀娟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内容摘要：

拼凑叙事在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中并非新鲜事。文人采集、借鉴、引用前人的作品或故事进行再创作，灌注自己的意愿思想成为新的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处处可见。尤以长篇小说因为故事篇幅较长，需要更多的情节来促成整部小说，因此采撷前人的故事或作品入自己的创作中，成为一种既是集体又是个人的文学创作。《西游记》里乌鸡国的故事正是借用了来自西方的哈姆雷特，嬗变成中国式的故事叙事模式，《儒林外史》里许多的“单篇”故事情节也来自其他的文学作品。这些长篇小说采撷了他人的故事情节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在再创作上需要一定的文学累积与技巧，采撷地不露痕迹，且具连贯性，脉络不变，方为上品。《镜花缘》是众长篇小说中拼凑叙事色彩外露非常强烈的一部，本文欲通过其拼凑叙事方面去探讨其文学性与艺术性。

关键词：

《镜花缘》，拼凑叙事，中国古典文学，写作技巧

前言

蒲安迪《中国叙事学》说过：“明代的文人小说家按照杜撰的章节名称，把街头巷尾说书人各自独立的片段故事一回一回地串连成百回巨著，可以视为一椿重新的再创作”¹。众所周知，中国章回小说大多并非由一人之力所作，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累积与沉淀，再经由某文人整合、连缀、牵合、移植、改造、补写。《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章回小说都曾经过口头传说，说书人演说，进而被记录，最后被创作成书。这些小说中的片段故事，早在社会流传已久，并且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题材，作者们则是进行汇整，选取合适的片段故事，精心的整合，串成百回的巨著。《镜花缘》则与这几部小说的形成大为不同，纯粹是文人李汝珍个人的章回小说创作，故事情节并未经过滚雪球似的累积成书阶段。然而，纵观《镜花缘》全文，便可发现其实际上全书带有浓厚的拼凑色彩，文中所叙述之事并非完全出自作者本身。

本文中所指的拼凑叙事与西方叙事学中的pastiche并不相等。Pastiche是后现代派作家在解构传统小说形式和技巧的基础上，采用拼贴手法，把一些无客体关联的话语，符号拼凑一起。Pastiche源自于绘画，指的是一部作品包容各种典故、

¹ 蒲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第65页。

参考、引文等，或者将不同作家的作品中的词语、句子、段落掺杂在一起，将毫不相干的碎片构成一个统一体的方法，打破传统小说的理性叙事方式。《镜花缘》中的拼凑，并非仅是作品中包含各种典故参考等，亦非属于模仿或直接摘录的形式，而是把许许多多先前存在的故事情节与知识串联起来，或是直接应用，或是改写，或是用典，或是吸取创作模式等等，形成一部独特的小说作品，因此西方的Pastiche 的叙事并不完全适合应用在分析这部小说上。

一

从整体上来说，《镜花缘》叙写了花仙子赌誓应劫、唐秀才漫游奇境、唐才女韵事逸闻，属于一部开创新题材的章回小说，正如何满子所认为“《镜花缘》以反武则天政权为因由，似乎取法于历史演义；以女仙谪降和异域神奇故事作铺染，似乎取法于神魔小说；以才女遇合为脉络，似乎取法于才子佳人小说；但如略其形迹，探其神理，则它既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神魔小说，更不是才子佳人小说。就其文心言，它不能归入以往小说的任何门类，李汝珍真正是为了‘见才学’而别创了一格。如果勉强要给它一个名称，可以称为‘杂家小说’。”²；但从各章节的故事来说，却又处处

² 何满子：《古代小说退潮期的别格——“杂家小说”——〈镜花缘〉肤说》，社会科学战线，1987，（1）：122-128。

可见拼凑的情节色彩，全书超过一半的故事情节与叙事铺成来自前人作品。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作品都有延续、改写或改编前人作品的习惯，把他人的作品并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更是寻常可见，唯在内容上大多是同一类型或背景，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李复言的《尼妙寂》、《新唐书·谢小娥传》，叙写的均是谢小娥复仇的故事，内容场景方面差异不大，区别仅在于各家如何书写故事而已。李汝珍则是把大量不同的场景、不相似的故事、不一样的知识拼凑在一部《镜花缘》内，形成这部作品独特的文化。何满子文中的“杂家”一说，指的除了是《镜花缘》的小说题材文体，也指的是小说中的内容叙事部分。

身为李汝珍好友的悔修居士石华³在《镜花缘序》写有：“枕经胙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说明了聪慧的作者在创作《镜花缘》中涉及了经史子集中的各种知识，贯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兼具有百戏等，创造了一个奇异的小说世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镜花缘》内的大部分故事的布局与叙事，正是由经史子集、百家思想和各种其他的游戏文化中拼凑而来的。

《镜花缘》这部小说中最为特出的乃是小说中大部分的

³ 或名许乔林，悔修居士石华是在序中的称号。

内容均是取材于中国的各种典籍作品及传说。在前人学者的研究中，大家一致公认《镜花缘》的作者是一位博览群书的文人，这主要是因为书中借鉴着各方各面的内容与知识，并且运用得颇为自然。现今可查证关于李汝珍的生平资料并不多，仅透过这部小说的文字便可窥见作者的才识涵养。晚晴时期，章回小说的创作与明代期稍有不同，自《金瓶梅》的成书开始，大部分的长篇小说趋向于单一作者的个人创作，而非把街头巷尾说书人针对相同主题但却各自独立的片段故事一回一回地串联起来。《镜花缘》一，在概念与写作部分均出自李汝珍的个人创作，唯在单独的内容题材与情节部分上却又往往借鉴自其他不同的书籍，把许多不相干的故事情节拼凑在一部小说内，形成此书的一大特点。

二

《镜花缘》中最为精彩的莫过于唐敖远游海外的神话历程。文中所记载的海外各国与奇人异事异物异兽均是属于神话传说的部分，且大多数都有其出处，而李汝珍把这一则则的故事化为《镜花缘》的内容。钱静方《小说丛考·镜花缘考》、梁镇乾《镜花缘杂考》、朱眉叔《李汝珍与镜花缘》等文曾针对《镜花缘》的内容情节取材出处作出不少的考据，尤其是针对唐敖与林芝洋、多九公出洋到海外的各个国家与见识的奇花异草异兽等，发现其情节大多都出自

《山海经》一书。朱眉叔指出《镜花缘》所书写的三十多个国家内，有二十九个是源自于《山海经》。实际上《镜花缘》内唐敖三人游历或提及的海外三十九个国家里，仅有“豕喙国”与“智佳国”二国是作者自己的创作，其他三十七个国家都出自《山海经》中。另外，书中所写的东口山、嘔丝之野、炎火山、员丘山、赤泉等亦可见于《山海经》。

当再进一步地探究文中的情节叙述，便可发现实际上李汝珍不仅仅采用了《山海经》中的内容，还大量地参考《博物志》、《拾遗志》等书中的刻画作为各国叙事补充的部分。众所周知，《山海经》中的内容虽然丰富，但是在叙述方面并不全面，某些部分仅有少许的特色刻画，如“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觥。一曰在嗟丘北”（《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有鸟焉，两头，赤黄色，在其旁。”（《山海经·海外西经》）。针对于大人国与奇肱这两个国家的描写，《镜花缘》中所应用的主要是出自《博物志》中的“大人国，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头，其儿则长大，能乘云而不能走，盖龙类。去会稽四万六千里。”（《博物志》卷二）“奇肱民善为拭，扛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至，吹其车至豫州，汤破其车，不以视民。十年，东风至，乃复作车遣返，而其国去玉门关四万里”（《博物志》卷二）。由此可见，李汝珍在写作过程中并非依据单一的文

本，而是善用已有的各种素材，拼写出了与当时不一般的海外游记。

李汝珍设置的唐敖等人在海外游历，本就不是一般的山水游记。《镜花缘》前五十回中所写的故事情节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在海外的奇遇，除了见识了各种奇形怪状、风俗各异的人种外，奇花异草异兽亦是书中海外历程的重要见闻。《镜花缘》中所书的带有神话寓言的异物大多借鉴自《山海经》、《博物志》、《拾遗志》、《夷坚志》等古书。第九章中唐敖在东口山所吞食、“花如韭”的祝余与“长五丈，大五围”的木禾源自《山海经》；“一吹长一尺，再吹又长一尺，至三尺长”的蹶空草出自《别国洞冥记》；“味道全无定准，随刀而变”的刀味核出自《神异经》“状如小桑、茎似珊瑚、叶流如血”的朱草等与“小人小马，长五七寸”的肉芝都源自于《博物志》；“每食一粒，终年不饥”的清肠稻则出自晋朝的《拾遗志》。精卫、当康、狻猊、鸩鸟、人鱼、细鸟等亦大多出自这几部作品，属于上古神话中的异兽。作者把这些具有神话身份的奇花异兽加入在海外的旅程中，非一般的人种加上非一般的花草树木鸟兽顿然让海外的神秘性提升。

三

夏志清认为《镜花缘》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乃是唐敖

游历海外二十多国最后在小蓬莱山放弃红尘遁世修的三十六回，这亦是全书拼凑色彩最为浓厚的部分。从这三十六回的光怪陆离的海外历程中，可以看出李汝珍的组织能力比其小说的创作能力稍强。作者明显地引用借鉴古书的内容情节，重新构造出一个超现实的海外域境，串联出三十九个光怪陆离的海外国家的故事，一环接一环，让读者读得兴致盎然。海外神话域境这一个构思虽然古已有之，但是李汝珍借助小说文体赋予其新生命，把已有的题材内容重新聚集，再辅以唐敖、林芝洋、多九公这三个多才多识的角色，把原本单调的题材丰富化，如《山海经》中写毛民国：“毛民国，在其北，为人身生毛”（《山海经·海外东经》），仅寥寥数字变交代完毕，而《镜花缘》里介绍毛民国人一身长毛是因为“生性吝啬，一毛不拔，死后冥官投其所好，所以给他一身毛”。奇珍异兽、奇花异草的存在也被活化，如一条腿的牛、九头鸟、人身鱼尾的人鱼，在不同的异域存在着，完全没有冲突或矛盾的情况发生。从另一方面看，这三十六回的故事情节虽然是章回小说的一部分，但是也可以被单元化，唐敖等人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看的、感受的与经历过的，都是单独的故事，因此李汝珍处理起来也比较得心应手，抄袭前人的题材内容下却又能保有作者自己的风格，这种拼凑叙事模式在这三十六回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武则天冬日醉后下旨命令百花齐放的故事，在《镜花

缘》中是花仙子们的重要转折点。从第一回的蟠桃会做为铺叙，到第四及第五回到百花在武后下令在冬日齐放，花仙子们被谪变下凡成为了必然的发展现象。然而，武后下令百花冬日盛开的情节并非出自李汝珍，《隋唐演义》第七十三回中就写有武后冬日催花开的故事，“明日武攸暨必来谢亲，赐宴苑中，当使万花齐放，以彰瑞庆。”“草木凋零，毫无意兴，故朕昨宵特敕一旨，向花神借春，不意今朝万花齐放，足见我朝太平景像。此刻饮酒，须要尽兴回去，或诗或赋做来，以记盛事。”《镜花缘》写武后催百花冬日绽放却导致一众花仙子被谪变的情节，在很大程度上亦是承接了《隋唐演义》中武三思的想法“可笑太后要向花神借春，使明早万花齐放。我想人便生死由你，这发蕊放花系上帝律令，岂花神可以借得。”《镜花缘》第一回蟠桃会上百花仙子便是以花开时序与上帝律令为由拒绝嫦娥要求下令百花齐放为王母娘娘祝寿，最后也因为这个原因而被贬下凡。透过武则天的举动，把众女从仙界的故事转换到人间，李汝珍的叙事铺成也因此变得理所当然。李汝珍选择把武后这则故事放入《镜花缘》文中，成功地刻画出武后在书中的形象，把时代背景建立起来。

除了武后故事以外，李汝珍还粘取了徐敬业骆宾王等人起义失败的事件作为小说发展的另一主轴线。徐骆起义的部分是贯穿全书的伏笔，促进故事情节的发展。从徐敬业等

起义失败，到唐等人在海外寻得他们的后人，众女们参加科举考试，最后再度起义并且成功的叙事。这一脉络虽然为促进故事的主轴线之一，成为了数个故事的转折点，但却拼凑得不甚精彩，反倒成为了文学叙事的败笔。书中唐敖在海外寻获的一众侄女如骆红蕖、红萸、魏紫英、徐丽敖蓉、薛蘅香、姚芷馨等均为徐骆起义军的后人，而这一众才女最后都在科举中擢第。在偶遇众女到众女擢第的情节安排上大多是李汝珍个人的创作，并未有太多文本的依据，因此李汝珍的叙事并不精彩反而还落入了俗套的写作，显露了作者小说创作上才情不足的弱点。李汝珍设计的偶遇众女情节，已经成为了一个模式，巧遇-认亲-哭诉-依亲，并无甚独特之处，仅为了聚集众百花仙子们而做的安排，而非顺应小说叙事的自然发展。反倒是寻获的第一位，第十回骆红蕖出场和相认有点特别。骆红蕖披上虎皮伪装成一只小虎伺机杀死在当地做的恶虎，被唐敖发现其伪装，最后还发现两家是旧识，骆红蕖乃骆宾王的后裔。这一回是文中寻找一众才女中较为出色的情节，但究根究底，此则故事乃源自《博物志》卷二中“江陵有猛人，能化为虎。俗又云虎化为人。好著紫葛衣，足无踵。”。徐骆起义这部分的情节叙事，在小说中显得颇为累赘。作者为了把故事导向第九十六回的起义部分，硬生生得把故事焦点从众才女擢第转到骆承志、徐承志等人身上，成为了此书结尾中的一大败笔。从这种种轨迹，我们

其实可以发现李汝珍在书写《镜花缘》时，基本上是想写些什么，便把笔锋一转，逐渐偏离主轴线，导致后半部的故事基本上剩下文字堆砌的部分。换一个方式说，李汝珍其实并不擅长小说的写作，对这个文体不熟悉，虽然脑海里有许多的内容点子，却不知如何去把各个部分衔接在一起，或者是舍弃某部分的构思，硬要把所有的构思混在一起，拼凑出一个大杂烩，最后促成了《镜花缘》这部叙事结构奇特的章回小说。

四

虽然《镜花缘》书内不少题材与故事情节是出自《山海经》、《博物志》等，但李汝珍取材并不局限于此部分。纵观全书，拼凑的题材着实不少，无论是唐代小说、宋代的《夷坚志》、清代的《聊斋志异》、《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中的故事题材都被大量被采入《镜花缘》中，并根据故事的类型被归纳在一起。《夷坚志》中的清肠稻出自《拾遗志》、《夷坚志》，此物吃了一 year 不饥，李汝珍便把这个部分纳入海外历程的部分。第九回唐敖吃过朱草，浊气下降排除体外后，许多旧时所做的文章，从完全记得到最后十分之中仅记得一分，此则故事原型乃源自《聊斋志异》中的《司文郎》，盲僧嗅文章的部分。李汝珍在文章中设计颜紫绀、燕芷琼的角色时亦参照了《聂隐娘》、《红线》等

问，文中曰：“古来女剑侠如聂隐娘、红线之类，所行所为，莫不千奇百怪，何在救脱一人。他们只要所行在理，若教他在法乱为，只怕不能。”。《黄粱梦》的故事也被李汝珍写入在小说第十六回和九十九回。第十六回仅是针对人生如梦部分作出论述，而到了第九十九回则写章荭陷入贝关的阵法后短时间内所经历的人生。一个作者，能把那么多原来不相关的题材内容，写入一部长篇小说内，其组织能力确实是有过人之处。惟由于材料的种类并非都是在同样类型，既有天上神仙故事、海外各国见闻，又有众才女的小女子聚会的详情，最后还有起义两军对战的情节，而李汝珍不肯放弃任何一个部分，造成了他必须创造出更多的场景来容纳这些小故事。

博学多才的李汝珍在书写《镜花缘》的过程中其实是带着“以文为戏”（第一百回）、炫耀才学的心情去书写。李汝珍借助林芝洋在第二十三回的口说出了：“这部‘少子’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读书人做的，这人就是老子后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经》，讲的都是元虚奥妙；他这‘少子’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上面载著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文中天朝读书人老子的

后裔明显指的便是李汝珍自己。祖辈老子写了《道德经》，后裔写了《镜花缘》，虽然比不上祖辈写的内容的元虚奥妙，而仅做为游戏之作，但仍带有一定的暗喻劝善之意，因此二者是可以被相提并论的。

另外，林芝洋话中说《少子》内载有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各样灯谜、诸般酒令、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与《镜花缘》内的所载有的内容完全相符，因此可以认定《少子》实际上指的便是《镜花缘》。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很坦白地交代了他创作《镜花缘》的意图，以及文内的特色。李汝珍引以为傲的便是在文中载入各种的知识学说、引经据典，彰显出他博学多才的涵养。小说本就是那个可以海纳百川的文体，尤其是篇幅庞大的章回小说。李汝珍正是善用此文体的特色，把他个人的才学知识尽注入《镜花缘》中，这也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把《镜花缘》列入“才学者”的小说类的原因之一。《镜花缘》书中一共提及或引用了189种不同的文章与书籍，囊括了经史子集等范畴，仅史书的部分，唐以前的史书都被应用在小说内文中。第五十二回“谈春秋胸罗锦绣，讲礼制口吐珠玑”，前半回则涉及《春秋》《宋书》《鲁史》等书内容，后半回讨论礼制中则引用《周礼》《仪礼》《礼记》并涉及《礼乐》《周易》《诗经》《尚书》。第五十四“论前朝数语分南北，书旧史挥毫贯古

今”又论及唐以前各朝代的史实。

《女诫》作为女子的经书，在以女子作为重要主角的小说中更是不可或缺的。《镜花缘》第一回入话中，作者便引用了《女诫》中的“女子四行”，作为此书的开篇，七十二回提及九十三回中用《女诫》的文字性酒令。李汝珍在文中并非单纯地引经据典，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文章中截取部分的文字拼入小说之中，而是通过书中各个角色把引用的文章章句内容加以评论。第十二回中唐敖、多九公在君子国中与吴之和畅谈民俗的弊端，便论及或反问《易经》、《春秋》、《五经论》、《礼经》等书中的学说，借此反映出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从六十一回到九十三回一众才女聚会中所提及的经史子集类别数量最多，作者似乎把其所有的名著都放入小说中。

结语

《镜花缘》被鲁迅定位于“才学者”的小说，除了是因为引用了大量的材料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小说的内容叙事方面，即有神魔、历史、讽刺、人情、狭义、谴责的叙事内容，却不能被归类入这任何一类的小说中。《镜花缘》明显可见的是全书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故事主轴聚焦，反倒是由几个不同成分的主题故事组成的。除了以大方向区分的三个部分：花仙子赌誓应劫、唐秀才漫游奇境、唐才女韵事

逸闻，还可以发现小说中数个转折点把内容发展导向另一个方面。这些导向，往往是小说叙事模式与主题转变的因素。

《镜花缘》的故事框架，与其说是围绕着百花仙子们打转，不如说是围绕着武后而发展。一众仙子因为武后而被谪贬下凡，唐敖因武后的原因擢第后未能当官而远走海外，最后众仙女又因武后开放科举而聚散，起义事件亦因讨伐武后而起。

参考文献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何满子：《古代小说退潮期的别格——“杂家小说”——〈镜花缘〉肤说》，《社会科学战线》，（1987）1卷，122-128页。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李汝珍：《镜花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上海：商务印书局，2004年。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蒲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1995年。

汪龙麟：《二十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沈阳：东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四期，60页-65页。

夏志清：〈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台北：幼狮月刊，1975年。

袁世硕：《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

朱叔眉：《李汝珍与镜花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

The Assemble Narrative of *Jinghuayuan* Fiction

Ong Siew Kian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The assemble narrative is not a new narrative theory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 modify or rewriting the stories and fictions is very common among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world. Due to the length of classical novels, the writers needed to create more story plots to complete the whole story, thus borrowing ideas from the other written stories was indeed helpful. For example, the story of *Wuji Guo* (乌鸡国)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actually was borrowed from the story of *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The writer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ransformed The Tragedy of Hamlet into Chinese Style, and put it as one of the main plot of the novel. Some stories in the *Rulin Waishi* (儒林外史) also can be found in the other literary works. The literary skills, accumulation of literary reading, consistency of the writing are important for those writers who tried to assemble or capture the stories of others into their own works. The *Jinghuayuan* (镜花缘) is one of the classical fictions that contains very strong assembled narrative skills which are different with the novels before it, such as the *Three Kingdom*,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etc.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Jinghuayuan* through its application of assembled narrative.

Keywords

Jinghuayuan, assembled narrative,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writing skill